質疑《清華簡》的一些特殊字詞

朱歧祥
東海大學中文系

摘要：本文選取《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一)至(五)冊中的若干異體字和特別用法，就文字縱線流變和對應古文獻詞彙加以觀察，發現《清華簡》若干字形不屬於戰國文字風格，而若干用語也罕見用於戰國時期。這些特別的字詞拉出一條較長的時間尺，上可追溯殷周甲金文，下可達到漢魏隸楷的用法，而若干字形又只與獨特的河北中山國器銘相合。書手對字詞的知識能涵蓋如此廣闊，目前仍不排除有為近人謄錄的可能性。
關鍵字：清華簡，文字縱線，字詞，中山國

一、前言

近世簡牘陸續被發現出土，成為目前研治古文字中的顯學。遺憾的是，除了早期發表的包山、郭店、望山、九店、曾侯乙墓、葛陵等具有較清楚的考古發掘資料外，其他重要的簡牘如上博簡、清華簡、浙大簡、北大簡、中文大學簡，都是屬於來歷不明的。這些簡牘的可靠性如何，迄今仍是學界的一個疑團。

2009年由香港回歸入藏浙江大學的浙大簡，首先遭受到質疑其可靠性。這批竹簡本已是通過北京大學科技考古與文物保護實驗室進行碳十四的測試，確認無訛，且明確定為公元前340年戰國時期的文物。但可惜的是，簡牘上的文字基本上在學界已論定為近人偽書。我曾在〈由字形、文句通讀評估浙江大學《左傳》簡〉一文，也提出幾點簡文可疑的地方：

- 簡文有濃厚的行艸味道。
- 簡文有與宋元以後的簡體，甚至和目前大陸流通的簡化字相同。
- 簡文結構有大量繁省字形，復有若干部件組合怪異的現象，這與常態的楚簡文字形構並不相同。
- 簡文文句出現顛倒、誤書、殘漏、寫別字的特殊現象，這與習見的《左傳》傳世本內容並不相同。

特別的是，浙大簡文中的朝字有从舟，武字有增短橫，字形罕見；但居然與另一批同樣是來歷不明而又是經過香港回流的清華簡卻巧合的相似。這自然引起我對近出清華簡的字形產生好奇。細審目前所公布的《清華簡》（一）至（五）冊中，亦發現若干異體字和特別用語有值得探討的空間。

二、由文字流變檢核《清華簡》的特殊筆畫

我們嘗試由文字發展的縱線來觀察《清華簡》一些特殊字例。這些字例明顯不在正常的戰國中晚期的字形縱線時間點上，亦與習見的楚簡文字並不相同。

- 康

  有關康字的字形流變，先表列如下：

- 徐中舒《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卷7.12，279頁康字條：

  甲骨文作 〈前1.37.1〉 〈後上20.5〉

  西周金文作 〈矢方彝〉 〈毛公鼎〉

  東周金文作 〈蔡侯盤〉 〈齊陳曼簠〉

  石鼓文作

  詛楚文作

- 考古所《甲骨文編》卷7.14，309頁穅字：

〈乙817〉　〈前1.10.3〉

〈粹345〉　〈京津5052〉

- 容庚《金文編》卷14，971頁康字：

〈女康丁簋〉　〈康侯鼎〉

〈伯康簋〉　〈命瓜君壺〉

- 張光裕《郭店楚簡研究·第一卷文字編》正文446康字：

〈3.28〉　〈9.38〉

- 劉信芳《睡虎地秦簡文字編》58頁康字：

〈日書837反〉

- 許慎《說文解字》卷七上穅字篆文作：「穀之皮也。从禾米，庚聲。或省作。」段注：「穀猶粟也。今人謂已脫於米者為穅。穅之言空也。空其中以含米也。凡康寧、康樂，皆本義空中之引伸。」
- 張顯成《尹灣漢墓簡牘校理》270頁康字條，字作：
- 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上册471頁康字有仍从米，有从四點作似水狀。而字的中豎筆都是由上而下緊密相連，豎筆末偶有帶鉤的寫法，作：

綜上表字形，康字的來源，上承庚字，獨體，象鐘形。殷商甲文引錄的先公「庚丁」，即相當文獻的「康丁」是；晚期甲文見後增數小點，以與庚字區隔，唯字形主體从庚，中豎畢直而下自始沒有改變。諸小點只有區別意功能，點數和形態都不固定，至西周金文後才習慣的寫作平衡的四點或四小斜筆。東周金文後四小斜筆復固定往兩旁靠攏，中豎筆的中間偶附一小虛點，用為飾筆。戰國簡牘有仍作下垂四短斜筆，有譌从米。篆文和《說文》或體亦都譌从米，復由从米而理解為米糠之糠。這個字的形構分析如謂从水，恐怕是要根據漢簡或漢碑石以降的字形，才會有此誤解。而漢簡、漢碑石字形所从的中豎，都是由字的頂端畢直而下，其間罕見分書，而四點筆勢分離，亦並非常態的水字字形。

然而，《清華簡》（一）〈保訓〉篇的康字獨作，下部居然从篆體的水形，中豎呈水波狀，且與庚部件分書；此與上文字表康字字形演變縱線不合，亦與正規出土的楚簡字形絕不相同。此字形恐是經由草書、楷書的字形誤導切割再逆推而成。書手如定為戰國中晚期的人，未審如何會懂得康字可作从水的寫法。

- 从「幺」、「糸」部件的筆勢

从「幺」、「糸」類字形的演變，先列表如下：

- 徐中舒《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卷13.6，506頁絲字：

甲骨文作〈燕51〉　〈後下8.7〉

金文作〈昌鼎〉

- 考古所《甲骨文編》卷13，505頁糸字：

〈粹816〉　〈乙6733〉

〈京津4487〉　〈乙124〉

507頁絲字：

〈後2.8.7〉

508頁纍字：

〈粹1125〉　〈京津1568〉

- 容庚《金文編》卷13，873頁絲字：

〈商尊〉 〈辛伯鼎〉

〈曶鼎〉

黔字：〈師𩛥鼎〉 〈𩰫簋〉

繺字：〈公貿鼎〉

率字：〈盂鼎〉 〈毛公鼎〉

- 張光裕《郭店楚簡研究》171～172頁：

  玆字：〈7.23〉

  樂字：〈1.1.4〉

  慈字：〈1.1.31〉

  幻（嗣）字：〈7.23〉

  孳字：〈1.1.21〉

  茲字：〈3.1〉

  幾字：〈1.1.25〉

- 張光裕《包山楚簡文字編》296～305頁：

  絜字：〈184〉

  纚字：〈164〉

  絑字：〈130〉

  紳字：〈牘1〉

  紛字：〈260〉

- 方勇《秦簡牘文字編》364頁：

  絕字：〈嶽為76〉

  縱字：〈睡律5〉

  細字：〈睡乙57〉

  結字：〈睡封65〉

  絲字：〈睡答11〉

- 郭忠恕《汗簡》下之一，70～71頁：

  糸字：

  純字：

  𦃃字：

  素字：

-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三上，650～669頁篆文：

  糸字：

  純字：

  絲字：

  率字：

- 駢宇騫《銀雀山漢簡文字編》卷13，414頁：

結字：〈404〉

繞字：〈409〉

絜字：〈393〉

410頁孫字：〈323〉

- 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下册，1207頁：

  織字：織、織

  784頁紳字：紳、紳

  1259頁縱字：縱、縱

綜上表字形，「幺」「糸」部件的筆順，由甲骨而金文，都是作二圓圈相連接，密口書寫。戰國文字，無論是秦簡抑楚簡，所从二圓一般亦都是密合狀，偶爾在第二圓回筆處稍有疏離成缺口，但筆勢末端仍是回旋彎向起筆的地方，並沒有例外。篆文和汗簡从糸的字例，多以小豎起筆，二圓圈亦作密口的寫法。一直至漢簡和漢魏石刻，才有見糸所从的「幺」末筆分書作撇筆或頓筆的書寫形式。

然而，清華簡的「幺」部件卻已有寫作「ﾚ」的風格，末筆斜向撇出，如：《清華》（一）〈程寤〉的藥字作，字單从屮，結構奇特。《清華》（三）〈說命〉中的𢍰字作。《清華》（五）〈三壽〉的後字作。《清華》（五）〈命訓〉的樂字作。近見新公布《清華簡》（六）〈鄭文公問太伯〉的樂字作，字从三幺，結構更是怪異不堪。以上諸字例从幺部件，末筆都作撇狀的寫法，儘管區別細微，但由「糸」、「幺」部件的流變觀察，恐怕亦只有入漢以後的隸楷字形才會有機會出現這種撇狀寫法，未審清華簡所謂戰國時期的書手如何能掌握這一筆勢。

- 母與从母字例

  有關母字的字形流變，先列表如下：

- 考古所《甲骨文編》卷12.5，471頁母字：

  〈甲230〉　〈粹850〉

  〈甲2316〉

- 容庚《金文編》卷12，796頁母字：

  〈司母戊鼎〉　〈母戊觶〉

  〈母辛卣〉　〈𢦏方鼎〉

  〈𨱗鎛〉　〈𨱗壺〉

  〈鄂君啓車節〉

- 張光裕《郭店楚簡研究》264頁母字：

  〈1.121〉　〈16.6〉

- 張光裕《包山楚簡文字編》229頁母字：

  〈202〉　〈169〉

- 方勇《秦簡牘文字編》卷12，348頁母字：

  〈睡殘9〉

-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二下女部620頁母字篆文：

  从女，象褱子形。一曰：象乳子也。

- 駢宇騫《銀雀山漢簡文字編》卷12，382頁母字：

  〈433〉

- 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上册，629頁母字：

綜上表字形，母字由甲骨金文，再經楚簡、秦簡，以至秦一統後的篆文、漢魏石刻，字形基本上都屬一致。字形从女，象婦人的坐姿；復增二虛點，分置於女身兩旁，一般指的是女性的乳房，我認為是屬於區別符號，與形近的女字字形加以區隔。甲文中的「母庚」，有作〈乙6062〉、「母辛」有作〈乙5384〉、「母壬」有作〈前1.30.8〉、「母癸」有作〈前1.31.3〉等是，可見甲文中的母、女二字本多混用，兩點的功能是強調母和女字間的差別。周金文後，字形多作站姿，主要部件不變。

然而，清華簡的母字卻有誤書作，分別見於《清華》（一）〈耆夜〉、〈金縢〉、〈祭公〉，《清華》（三）〈說命〉下、〈琴舞〉、〈芮良夫〉諸篇，明顯又不是偶一的疏失。字有作，見《清華》（一）〈祭公〉和《清華》（五）〈三壽〉。字有作，見《清華》（三）的〈說命〉上和〈赤鯝〉。以上字例可怪， 書手顯然是不全然了解母字本身的結構， 又或故意的標奇立異， 將二虛點並排在一起。這種特殊寫法， 不見於古文字流變， 亦不見於經正常挖掘的楚簡文字， 但巧合的是卻出現於同屬於由香港回流的《上博簡》中。

- 弋

有關弋字的字形流變，先列表如下：

- 考古所《甲骨文編》卷一，1頁一字：
  〈鐵148.1〉
- 容庚《金文編》卷一，1頁一字：
  〈我鼎〉
- 張光裕《郭店楚簡研究》2頁一字：
  〈1.1.22〉 〈3.17〉
- 張光裕《包山楚簡文字編》1頁一字：
  〈10〉
- 方勇《秦簡牘文字編》卷一，1頁一字：
  〈青牘1〉 〈關牘367〉从弋
- 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2頁一字：

- 許慎《說文解字》卷一上，1頁一字篆文：
  古文作
- 駢宇騫《銀雀山漢簡文字編》卷一，1頁一字：
  〈1〉

綜上表字形，古文字的一字，形體單純，作一硬性規定的橫畫，指事。戰國簡牘和《說文》古文有增从戈、从弋，強調數數的工具；而將原有橫畫固定置於戈弋部件左下方的空位處，並無例外。

然而，《清華》（四）的一字10見，3見作，5見作，2見卻作。後者字形，很可怪異。這種獨特的將橫畫書於戈部件的左上角 ， 似乎是受了銀雀山漢簡以來隸楷武字左上增橫畫寫法的影響，但絕不見於任何類別的古文字一字中，在習見的楚簡字形中亦未見有這種寫法。

- 武

有關武字的字形流變，先列表如下：

- 考古所《甲骨文編》卷12，492頁武字：
  〈甲3339〉 〈甲3946〉
- 容庚《金文編》卷12，827頁武字：

〈作册大鼎〉　〈牆盤〉

〈中山王譽鼎〉

- 張光裕《包山楚簡文字編》222頁武字：
- 張光裕《郭店楚簡研究》260頁武字：

〈11.28〉　〈5.4〉

- 方勇《秦簡牘文字編》356頁武字：
-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二下戈部638頁武字篆文：
- 駢宇騫《銀雀山漢簡文字編》卷12，401頁武字：

〈256〉　〈327〉　〈407〉

綜上表字形，由甲骨、金文，以至楚、秦簡牘，武字都固定从戈从止，字形部件並沒有任何變化。唯獨書於漢武帝時期的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武字字形在右上角始增一橫畫。

然而，《清華》（二）〈繫年〉武字多達5見作，10見作。前者仍从戈从止，但戈形一貫的斜筆卻書作橫筆，與銀雀山漢簡的〈327〉、〈407〉字形相約。後者明顯是从戈處誤增一橫筆，且多至10例，明顯並非偶一失誤之作。這兩種字行一屬筆勢的改變，一屬誤書，都不見於習見的戰國楚簡之中。後者字形从二橫筆，與《浙江大學藏左傳簡》的武字作〈左7〉字形更是相似，書手對此字形的靈感似由隸楷類結構反推而來。

- 戎

有關戎字的字形流變，先列表如下：

- 考古所《甲骨文編》卷12.15，489頁戎字：

〈前8.11.3〉

- 容庚《金文編》卷12，823頁戎字：

〈𢦏鼎〉　〈不𡢁簋〉

- 張光裕《郭店楚簡研究》212頁戎字：

〈3.35〉　〈9.13〉

- 方勇《秦簡牘文字編》卷12，355頁戎字：

〈關簡132〉

- 郭忠恕《汗簡》下之一，68頁戎字；下之二，79頁戎字：
-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二下戈部戎字篆文：

，从戈甲

- 駢宇騫《銀雀山漢簡文字編》卷12，398頁戎字：

〈255〉

- 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下册，750頁戎字：

綜上表字形，戎字自甲骨文始从戈从十；十示防衛的盾狀。字的部件結構由甲骨、金文、楚簡、秦簡，一直都沒有變動。直至汗簡和《說文》字形才改从甲，但到漢簡和漢魏石刻又改回十形；其中在漢石碑中只有一見例外，从戈改為二橫一捺的特殊寫法。

反觀《清華》（三）戎字5見，其中1見作〈祝辭〉，4見作〈說命〉、〈芮良夫〉。前者屬習見的寫法，後者字在左上方增橫筆，結構奇特，與一般楚簡文字不同，但又巧合的見於《上

博簡》之中。此字形的誤書，明顯與前面討論的弍字、武字獨特形態相類。

歸納以上諸字例，康字从水，幺旁从撇筆，母字从兩點並列，弍字、武字和戎字的左上角增橫畫，都不見常態的文字流變中，也不是戰國楚簡文字應有的結構。特別是康字和幺旁，都應該是漢以後的書體，清華簡書手如何能產出這種字形，古文字研究工作者似宜審慎評估。

三、《清華簡》不屬於楚簡文字風格的字形舉隅

觀察清華簡（一）册的簡文，發現許多特殊部件結構，有與另一類別的獨特字體相合，但卻與常態的楚文字不同。如：

《清華》（一）隹字一般都作習見的形，分作二部件書寫，唯獨〈保訓〉篇3見，都作，獨體，字形圓融，圖畫味濃厚，隹身與春秋金文形同，如〈陳侯午錞〉的是；隹首具目，則只見殷商金文，如〈𡨦攣商方鼎〉的、〈父癸爵〉的。這種寫法似是殷商金文和東周金文的綜合體，與戰國楚簡隹字形全不合。

《清華》（一）母字一般作，有誤書作，然在〈保訓〉篇2見卻都作，中間从二圓點，筆調混圓。這種字形與周金文相同，如〈頌鼎〉作、〈𢦏方鼎〉作，但卻不見於戰國楚簡文字之中。

《清華》（一）茲字有作常態的，二幺形的第一刀斜出再包回，但在〈保訓〉篇2見卻都書作，二幺起筆由上而下作短豎，幺呈密口正圓形。這種寫法見於篆文，但明顯並非楚簡文字的風格。

《清華》（一）于字45見，其中39見都作習見的，二橫筆由左而右斜上，起筆處有輕頓壓而呈大其首狀。唯獨6見於〈保訓〉，字作，二橫畫平齊，起筆處稍有回筆味道，未見大首形，字形與篆文寫法相同。

《清華》（一）昔字2見作〈皇門〉〈祭公〉；1見作〈金縢〉，从田；3見作〈保訓〉。其中第二形从田，金文中僅一見於獨特的〈中山王嚳鼎〉，第三形上半部人形筆順先內而外，筆法與篆文全同，但與一般楚簡結構相異。書手明顯懂得中山國的字形，並已掌握篆體的寫法。

《清華》（一）身字作、作〈保訓〉，後者形體獨特，在身背後有一斜筆，而身下有增一短橫。這種字形，金文中只單獨見於河北出土的中山國器銘，如：〈中山王嚳鼎〉、〈中山王嚳壺〉，但卻不見於楚簡文字。

《清華》（一）大字32見，其中30見作常態楚簡的形，人形上下分書；唯獨〈保訓〉篇2見作，獨體，保留人正立之形，與篆文全同。審視目前已發表的《清華》（二）至（五）諸册，亦都沒有這種寫法。

《清華》（一）立字8見，其中7見作常態的形，唯獨〈保訓〉篇1見卻作，象人正立於橫線上，字與篆文全同。審視《清華》（二）至（五），亦沒有這種寫法。〈保訓〉篇書手的寫法，明顯與其他篇章不同。

《清華》（一）命字18見，一般作、、，从卩部件呈扁平下壓狀，書寫順序應是由亼而卩而口。對應《清華》（二）至（五）的命字寫法亦如是，與包山楚簡、郭店楚簡字形也相一致。唯獨〈保訓〉一篇3見字例作，从卩的字形圓融方正，書寫順序宜是由亼而口而卩，與篆文風格相同。

《清華》（一）止字78見，其中70見都作，是楚簡常態寫法，相對《清華》（二）至（五）的止字都是這種扁壓斜出的字形，唯獨〈保訓〉篇8見，卻書作畢直方正的，與篆體風格明顯相同。

《清華》（一）志字7見，其中6見都作，从止斜筆，从心中間穿連。核對《清華》（三）至（五），和郭店、包山簡的寫法，基本上都完全一致。唯獨〈保訓〉篇1見作，从止和从心的字形風格與篆文相同。

《清華》（一）悳字13見，其中12見都作，从心中間一弧筆串連，字例與《清華》（三）和（五）所見相同。唯獨〈保訓〉1見作，下从心形張開，與篆文寫法相同。

《清華》（一）念字4見，其中2見都作，字形亦見《清華》（二）和（五），唯獨〈保訓〉2見作，从心的寫法與篆文同（但上从今的部件寫法卻又與篆文相差甚遠）。

《清華》（一）忘字4見，其中3見作，字形與《清華》（三）和（五）的忘字相同，唯獨〈保訓〉1見作，从亡形體獨特，从心的寫法與篆文同。

《清華》（一）及字9見，其中7見都作，从人形已屬變形書體，但卻是楚簡文字的寫法，唯獨〈保訓〉2見作、作，从手捕人，其中仍清楚見人形，字的結構與篆文相合。

《清華》（一）又字43見，其中39見都是作平書狀的，相對看《清華》 （五）33見，字例亦全同。唯獨〈保訓〉篇4見，作，手形固定略朝上，字的風格與篆文同。

《清華》（一）寺字9見，其中8見作，作常態的楚簡字形，唯獨〈保訓〉1見作，从止形態方正，从又向上，風格與篆文相同。

《清華》（一）萬字5見，其中4見作，屬常態字例，唯獨〈保訓〉1見作，从人，字形與春秋金文作〈杞伯壺〉、〈郐王子鐘〉相約。

《清華》（一）以字47見，其中45見作，都是斜筆入刀，唯獨〈保訓〉2見作，起筆作一直豎，形與篆文相同。字形亦見《清華》三的〈良臣〉和〈祝辭〉篇。

《清華》（一）勿字9見，其中4見作，3見作，屬一般的楚簡字形，唯獨〈保訓〉2見作，起筆有一短豎。字形在金文中亦只見於〈中山王譽鼎〉一器。

以上所舉《清華簡》（一）諸字例的特殊字形，或見於殷周金文，或出現於秦一統的小篆，無論如何， 都不是正規的戰國楚簡文字寫法。如何會在這批清華簡中出現， 特別是混雜在〈保訓〉一篇，其書手的書寫複雜特色明顯與他篇的書手不同。這種特殊現象的原因為何？今後研治楚簡的先生似不宜忽略。

同時，《清華簡》（一）册中若干字形明顯是書寫筆畫有誤，而且又都是混在常態字形中的特例。如：

《清華》（一）於字28見，其中26見作、作，唯獨〈保訓〉2見作，右旁譌作三橫畫。這種字形在清華簡抑或楚文字中均屬特例，自然亦不見於古文字的其他字形中。

《清華》（一）才字30見，一般作、作，唯獨〈保訓〉4見作，字形只書寫一半，中豎曲尾，形構奇特。這種書寫一半的字形，金文只單獨見於〈曾侯乙鐘〉的形。

《清華》（一）允字4見，其中2見作，下从女，另2見在〈保訓〉，作，似从反止，字形奇特。相同字形，見《清華》（三）的〈琴舞〉、《清華》（五）的〈湯丘〉。

此外，《清華》（二）至（五）册中亦多見結構特殊的字例，明顯與一般楚簡文字不同。如：

《清華》（二）朝字8見，都作，从舟。字與金文的〈朝訶右庫戈〉作相同，且與浙江大學藏簡〈左24〉的亦相同。篆文作，也从舟。反觀包山、郭店簡字作，與此不合。

《清華》（二）敗字，作、作，復作〈繫年121〉。目前所見的包山、郭店等楚簡文字僅見第一形。末一敗字从戈，不見於其他的楚簡文字，字形疑是受包山楚簡、中山王譽壺鼎的

救字从戈作 的影響。

《清華》（三）與字8見，其中的7見作 ，算屬正常的楚簡文字字形，唯獨〈良臣〉篇1見作 ，寫法草率，書手明顯不了解中間部件从牙的結構，混同作包狀的寫法。特別的是，這個字形與浙大簡10見的與字作 卻相約。

《清華》（三）為字10見，其中7見作 ，寫法正常，唯是〈良臣〉1見作 、〈祝辭〉2見作 ；寫法草率，結構不清，並非常態的楚簡文字。

《清華》（三）又字82見，其中的34字作 ，為常態楚簡字形；然而48字（〈良臣〉46見、〈祝辭〉2見）作，三刀成文，手固定朝上，〈良臣〉和〈祝辭〉的書手明顯與其他篇章書手不同。

《清華》（三）陽字4見，均作〈祝辭〉，从昜中間增橫畫，部件可怪，不見於其他楚簡之中，但單獨與金文的〈蔡侯殘鐘〉作 相約。

《清華》（三）禽字1見，作 〈祝辭〉，下半从其，字形可怪，應屬 字之省。字不見於其他楚簡之中。

《清華》（四）屯字6見，都作 ，从複屮形，中豎作回彎狀，字形可怪，不見於古文字或其他楚簡之中。《清華》（四）的吉字作 ，形變與此字同。

《清華》（五）折字3見，其中2見〈厚父〉篇作 ，从刀，原釋文謂「形符斤、刀互換」；1見〈三壽〉篇作 ，从介，恐是所謂刀形譌變。二字形均屬特例，相對郭店楚簡字作 〈9.31〉，金文字作 〈盂鼎〉、 〈兮甲盤〉，都固定从斤；字形均不相當。

《清華》（五）受字5見，其中1見作 〈三壽〉，从楚文的舟形；2見作 〈湯丘〉，从篆文舟省；2見作 〈封許〉，从爪，下譌从及形，結構怪異。末一字形明顯不見於一般的楚文字。

《清華》（五）厚字6見，其中5見於〈厚父〉，作 、 、 ；1見於〈封許〉，作 。字下半有譌从子、从本，很可怪異。字金文作 〈牆盤〉、 〈趞鼎〉、 〈厚氏匜〉，篆文作 ；都不从子。从子部件恐是書手抄寫時取法隸楷書體的靈感逆推而來。

《清華》（五）時字8見，其中1見〈命訓〉作 ，7見〈湯丘〉與〈帝門〉作 。前者字形見於《說文》古文和金文的〈中山王 壺〉，後者則屬特例。篆文作 ，秦簡牘作 〈睡雜32〉，均固定作左右位置的經營，並無上下式的排列寫法。

《清華》（五）敬字10見，其中5見作 〈封許〉〈三壽〉，2見作 〈命訓〉，1見作 〈湯丘〉，2見作 、〈厚父〉。字例有从戈，形構奇特。〈厚父〉篇2見字例，核諸金文，竟單獨與戰國中山國器銘相合。敬字〈中山王鼎〉作，〈中山王壺〉作，〈壺〉作。

透過以上字例的逐字分析，明顯看到《清華簡》有許多文字特例和誤書，與可靠的楚簡文字結構全然不同。其中復有若干字形可上推類同於殷周金文，又或單獨的與70年代出土的中山國特殊的彝器銘文相接；另有若干字形又往下靠接近於篆文，甚至是只與隸楷部件相重疊。由此可見，《清華簡》中收錄字形流變的線非常的長，有由殷商一直漫延到近代，就常態觀察，不應該是在同一段時間能產生出來的作品。這些書手如何能或為何會作這樣廣泛字形的書寫？目前似乎沒有一個很合理的解釋。另外，《清華簡》書手眾多，其中的〈保訓〉字形多樣化，獨異於其他簡文，無疑是一奇特書手所為；〈良臣〉、〈祝辭〉二篇又是同一書手所為，誤書特多，與他篇不同；〈厚父〉的書手另有異於他人的獨特字例。這些互有異同風格的字例如何能在同一批的《清華簡》中同時發生？其背景為何？恐怕持續是一個歷史之謎。

四、《清華簡》的罕見語詞舉隅

清華簡中除了出現不少獨特的字形，亦有若干特別的用詞，與一般楚簡寫法和用法皆不相同。這些用詞可粗略的分為二類：

專有名詞。

一般所見的篇章名、私名、稱號等專有名詞，都應該屬於較嚴肅、固定書寫的用字，但在清華簡中若干專有名詞的寫法卻都異於正常，這現象很可怪異。如：

- 〈金縢〉篇「成王」一詞的成字作[illegible]，增从土，與一般固定作「成」的寫法相違。
- 〈祭公之顧命〉篇「成康」一詞的成王字作[illegible]，亦增从土。
- 〈金縢〉篇「不若但（旦）也」一句，見書手抄錄周公旦的私名竟作「但」，增从人，與其他楚簡和文獻僅書作「旦」不同。
- 〈保訓〉篇「恐墜保訓」一句，「保訓」二字在本篇亦視為篇名，其中的保字作[illegible]，从匕而不从人，从子的寫法與篆文的筆順和增从二斜飾筆相同。一般楚簡的子字卻作[illegible]，而同篇的「昔前人傳保」一句的保字左旁仍从匕，右旁的子形已作[illegible]，从子主要部件的筆順又與楚簡文字相同，此部件無疑是半簡文半篆文的併接。訓字右旁从二豎筆的[illegible]而不从常態的川。
- 〈保訓〉篇「傳貽子孫，至于成康（湯）」句，其中的殷先王成湯專名，此處誤書作「成康」，實不可解。近人有謂「康」亦可為「湯」字的通假，以圖圓此王號的誤字例。
- 〈保訓〉篇「昔[illegible]（微）假中于河，以復有易」句，其中的微字，屬殷先公報甲的私名，但字作：[illegible]明顯是長字。書手似乎知道近人討論傳統甲文作[illegible]的長字有改釋作[illegible]的研究成果，而將此形用為殷先公微的專門用字。書手的觀念，無疑是將[illegible]、[illegible]二字形混同。然而，此字从人，實是長字的結構，示人首有長髮形，絕非象刀形具柄的[illegible]字。
- 〈金縢〉篇「周公乃遺王志（詩）曰：《周（雕）鴞》」句，其中的雕字原文作[illegible]，此詩篇文獻本作〈鴟鴞〉。鴟鴞原屬一詞，為惡鳥名，形體細小如雀。《詩經·豳風·鴟鴞》鄭玄箋：「鴟鴞，鷦鷯也。……鷦鷯，似黃雀而小，俗呼之巧婦。」孔穎達疏：「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鷦鷯。陸機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幽州人謂之鷦鷯，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朱熹傳：「鴟鴞，鵂鶹，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詩是借鴟鴞以喻管蔡流言惡毒之作。清華簡書作《周（雕）鴞》，然雕與鴞本分屬二種不同鳥類，於此並列，文意無法通讀。

一般用詞。

清華簡中若干成組的語詞，其中書寫的字形結構可怪，與一般楚簡用法亦相違。這些語詞的發生時間背景，亦宜從嚴審核。如：

- 《清華簡》（一）〈尹誥〉篇有「[illegible]（捷）[illegible]（滅）」一詞，用語組合奇特。古文獻中並無相關的「捷滅」或「災滅」用例。且其中[illegible]的字作[illegible]，从屮的筆畫重複，屬特例，此與《清華簡》（四）的屯字作[illegible]、[illegible]字作[illegible]，可互參。[illegible]字作[illegible]，作上下式的鮮見位置經營，不从火，用為滅字，也不見於一般的楚簡文字。
- 《清華簡》（一）〈程寤〉篇有「隹王元祀正月既生[illegible]（霸）」一句，其中的「既生魄」一詞的「魄」字从月白聲，作[illegible]，字形罕見。字的聲符應是由源自讀作月生光的魄字而省作白，形符則是由原作霸字而省作月。如此，字居然是魄、霸二字部件的混合體，不見於一般楚簡文字和用法。書手為何要如此曲折刻意的併合成新字，原因不詳。
- 《清華簡》（一）〈程寤〉篇有「[illegible]（社）[illegible]（稷）」一詞，字形罕見，其中的社字作[illegible]，應是由[illegible]字省示旁而來，稷字从示，从畟聲處卻省人，作[illegible]。〈中山王[illegible]鼎〉已見「社稷」字作[illegible]，似是〈程寤〉篇原參考復省略的字例來源。
- 《清華簡》（一）〈程寤〉篇有「王及大子發並拜吉夢」一句，行文與《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藝文類聚》引《周書》同。其中的「並拜」一詞字作[illegible]，前者下增一橫畫，後

者从二手的古文，字形罕見，不見於他書。唯同册〈金縢〉篇的捕字作，亦从古文手，可互參。手字應屬《說文》的古文俗寫，宜列作奇字一類，字甚冷僻，特例是「拜」字从二古文手並排而出的組合，更是僅見。

- 《清華簡》（一）〈耆夜〉篇有「周公叔旦」句，其中「公」、「叔」二字連接，自可理解前者為爵稱，後者屬行次，但二者罕見並列使用。一般行文亦只固定見「周公旦」的用法。同時，叔字作，寫法獨特。
- 《清華簡》（一）〈耆夜〉篇有「萬壽無彊」句，用語文獻始見《詩經·小雅·天保》篇。彊字作，从中田土的部件組合怪異。特別是从土的位置，應是特例。
- 《清華簡》（一）〈耆夜〉篇有「不喜（喜）不藥（樂）」句，其中的喜字增从心，樂字增从中；將本屬單純的「喜樂」一詞書寫成複雜不可解的結構，書手的書寫心態叵測。「不喜不樂」一句，文獻用為佛家語，見於《大藏經》〈遊戲觀矚品〉、〈精進苦行品〉等釋家書籍。
- 《清華簡》（一）〈金縢〉篇有「其親逆公」一句，其中的親字作，與常態字形左右移位。且見字从人朝外，更不是一般會意字慣常的組合。「親逆」一詞，文獻最早見於《春秋穀梁傳》文公四年的「親逆而稱婦」。
- 《清華簡》（一）〈金縢〉篇有「我邦家豊（禮）亦宜之」一句，其中的豊字作，从單玉，與一般豊字都从双玉的寫法不同。金文中作單玉的禮字，亦僅見〈中山王譽壺〉一器。
- 《清華簡》（一）〈金縢〉篇有「尔之䛐（許）我」一句，其中的許字作，作左一右二的組合。許字如何會从㐭省？而㐭字又分別寫成上下式的結構，都是非常奇特的寫法。《說文》：「許，聽言也。从言午聲。」段玉裁注：「或假為御。」此似是清華簡書手對許字異書的靈感來源依據。
- 《清華簡》（二）〈繫年〉篇有「以𠭯（守）周之𡉚（墳）𡉚（墓）」句，其中的𠭯字借讀為守、墳墓一詞的形構和使用的時間背景，都屬特例。文獻所見，墳墓一詞一般屬漢以後的習見用語，最早亦僅見於秦朝的《呂氏春秋·孟秋紀·懷寵》：「不掘墳墓」一句。
- 《清華簡》（二）〈繫年〉篇有「乃𨑓（追）念𩒨（夏）商之亡由」句，其中的「追念」、「亡由」的用詞，和追字从屮从𠂤的組合，都極罕見。金文中僅一見〈𨑓兒鐘〉追字从屮。
- 《清華簡》（三）〈說命〉（上）有「笁（築）𡉚（城）」一詞，築字从土竹聲，寫法特殊，同屬《清華簡》（三）的〈周公之琴舞〉篇另有篤字字形與此同。城字从土成聲，但卻作上下式的書寫，刻意與一般左右式的結構作區別，很是怪異。
- 《清華簡》（三）〈說命〉（中）有「隹（惟）𢦏（干）戈生（眚）𢍰（厥）身」句，與《禮記·緇衣》引錄〈說命〉篇作「惟干戈省厥躬」相同。「干戈」一詞中的干字作，从干戈，寫法奇特。
- 《清華簡》（三）〈說命〉（下）有「余𩓐（柔）遠能逐（邇）」句，語見《尚書•堯典》。其中的邇字竟誤書作逐，字應是由從簡寫的尔誤作從豕；柔字从肉頁，寫法亦獨特。
- 《清華簡》（三）〈說命〉（下）有「女（汝）亦隹（惟）克𩫖（顯）天」句，其中的「𩫖」字作，為顯字省頁，而𩫖復省日中一橫和絲下的絲緒形。而「顯天 」一詞用法罕見，似是據《尚書•康誥》：「顯聞于天」的簡省。同屬《清華簡》（三）的〈周公之琴舞〉篇，有見「顯德」、「丕顯」的用法，其中的顯字亦都省作𩫖，與本句同。
- 《清華簡》（三）〈說命〉（下）有「迵（恫）眔（瘝）少民」一詞，相類用語另見《尚書•康誥》的「恫瘝乃身」。然其中的恫字改从辵，瘝字誤从米又省疒，曲折如此，書寫有刻意改動字形之嫌。
- 《清華簡》（三）〈說命〉（下）有「母（毋）蜀（獨）乃心」句，其中的獨字省作蜀，字形作，但下不从虫，寫法奇特。
- 《清華簡》（三）〈周公之琴舞〉有「高才（在）上，𥑮（陟）𨻰（降）亓（其）事，卑藍（監）才（在）𢆶（茲）」句。其中的「陟降」一詞，陟字作𥑮，从石力聲，寫法獨特。《清華簡》（一）〈金縢〉有「武王力（陟）」句，陟字作力，與本句相似。「監在茲」一句，「監」字增从艸，亦是前所未見。

- 《清華簡》（三）〈芮良夫毖〉篇有「畏天之[illegible]（降）載（災）」句，其中的「降災」一詞，降字增繁从止，災字誤書作載。災、[illegible]自然同字，但將災轉謄作載，前未之見，應是書手矯飾書寫的成果。
- 《清華簡》（三）〈芮良夫毖〉篇有「民多勤（艱）戁（難）」句，其中的「艱難」一詞，艱字誤作勤，難字增从心，應是一新的組合。文獻中有「勤難」一詞，但已晚至《新唐書》諸〈列傳〉之中。
- 《清華簡》（三）〈赤[illegible]〉篇有「少（小）臣乃[illegible]（寐）而[illegible]（寢）」句，其中的「寐寢」一詞，寐字寫作从疒未聲，寢字省宀改从帚，字形奇特，全是嶄新的組合。但書手無疑是清楚寢字篆文从帚从又的寫法。

以上語彙用例，有屬專有名詞，有屬一般用詞，都兼具字和詞的罕有性和獨特性。眾多罕有用例，自然足以呈現書手有刻意經營和標榜字詞組合的心態。這些獨特的部件、筆畫和用語的出現，似並非單純常態的楚簡文字互參，就可以寫出來的。

五、結語

本文根據已發表的清華大學藏楚簡五冊，抽樣的挑選出若干特殊的字例和詞彙，並檢討字的結構和成詞的用法。這些字詞用例的發生背景，往往會拉出一條較長的時間尺，需要上溯殷周甲金文，下連隸楷，才會同時擁有這些筆畫，因此，清華簡文不容易單純的論定是在戰國中晚期這一段時期能夠完成的材料。又由於字形多只單獨的與河北中山國器銘相合，也不容易界定清華簡文只屬南方楚地用字。清華簡的書手不只一人，而這些字形的書寫又多棄易趨難，更混雜不少誤書字詞。書手有刻意標榜罕見異體的心態，原因不詳。總的而言，由文字的點、線、面觀察清華簡文，都不能理解為單一的或常態的楚國文字，若干用字和用語的組合原因無法理解，目前仍不能排除有屬於近代人謄錄的可能性。